

悲惨世界 (下)

法 雨果 著 李玉民 译

LES
MISÉRABLES

COLLECTOR'S E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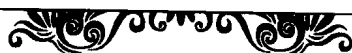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Les Misérables

[法] 雨果 著 李玉民 译

悲惨世界 下



世界文学文库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惨世界 / (法)雨果(Hugo, V.)著;李玉民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402-2537-7

I. ①悲… II. ①雨…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688 号

悲惨世界(上下册)

作 者	[法]雨果
译 者	李玉民
责任编辑	张红梅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5 × 1220 1/32
印 张	35
字 数	11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CONTENTS · 目录



001 译 序

004 作者序

第一部 芳汀

003 第一卷 正义者

048 第二卷 沉沦

089 第三卷 一八一七年

116 第四卷 寄放,有时便是断送

126 第五卷 下坡路

156 第六卷 沙威

166 第七卷 尚马秋案件

217 第八卷 祸及

第二部 珂赛特

233 第一卷 滑铁卢

273 第二卷 洛里翁战舰

284 第三卷 履行对死者的诺言

323 第四卷 戈尔博老屋

335 第五卷 夜猎狗群寂无声



- 357 第六卷 小皮克普斯
378 第七卷 题外话
388 第八卷 墓地来者不拒

第三部 马吕斯

- 429 第一卷 从其原子看巴黎
447 第二卷 大绅士
456 第三卷 外祖和外孙
486 第四卷 ABC 朋友会
513 第五卷 苦难的妙处
528 第六卷 双星会
542 第七卷 咪老板
551 第八卷 坏穷人

第四部 普吕梅街牧歌和 圣德尼街史诗

- 621 第一卷 几页历史
650 第二卷 爱波妮
664 第三卷 普吕梅街的宅院
689 第四卷 人助也许是天助
697 第五卷 结局不像开端
711 第六卷 小伽弗洛什
741 第七卷 黑话
759 第八卷 销魂和忧伤



- 788 第九卷 他们去哪里？
795 第十卷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812 第十一卷 原子同风暴称兄道弟
823 第十二卷 科林斯
850 第十三卷 马吕斯走进黑暗
858 第十四卷 绝望的壮举
873 第十五卷 武人街

第五部 冉阿让

- 891 第一卷 四堵墙中的战争
954 第二卷 利维坦的肚肠
968 第三卷 出污泥而不染
996 第四卷 沙威出了轨
1005 第五卷 祖孙俩
1029 第六卷 不眠之夜
1048 第七卷 最后一口苦酒
1067 第八卷 人生苦短暮晚时
1077 第九卷 最终的黑暗，最终的曙光



一·马吕斯寻觅一个戴帽子姑娘 却遇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

夏季和秋季相继过去,冬天来临了。无论白先生还是那姑娘,都没有再步入卢森堡公园。马吕斯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再见到那张温柔可爱的脸蛋儿。他一直寻找,到处寻找,却一无所获。曾几何时,马吕斯还是个满怀激情的梦想者,是个果断、热情而坚定的男子汉,是个头脑构筑一个个未来、大胆向命运的挑战者,是个富有种种雄图、方略、豪情、理想和志愿的有为青年,而现在却成了一条丧家之犬。他极度悲伤,眼前一片黑暗。完了。工作觉得心烦,散步觉得疲惫,独自一人又觉得无聊;曾几何时,广阔的自然还五彩缤纷,充满各种形体、光亮和声音,充满启迪和教育、远景和前途,而现在却向他展示一片空虚,仿佛这一切全都消逝了。

他还一直在思考,舍此也干不了别的事,但是思考中已无乐趣可言了。而思考不断低声向他提出的种种建议,他每次都黯然回答:有什么用呢?

他百般责备自己。为什么我要跟随她呢?当时只要看见她,我就满心欢喜啦!她不时瞧我一眼,难道这不已经很可观了吗?看她那神气是爱我。这不已经足够了吗?我还要怎么样呢?到此为止,不会再有什么。我也太荒唐了。是我的过错,等等,诸如此类的想法。他的心事丝毫没向库费拉克吐露,这是天性使然;可是,库费拉克猜得八九不离十,这也是天性使然。起初,他祝贺马吕斯有了意中人,同时也诧为奇事,后来见马吕斯十分忧伤,就终于对他说:“我看你这家伙简直是个蠢货。嘿,到郊外茅庐去走走吧。”

九月有一天,马吕斯见风和日丽,便打起了精神,让库费拉克、博须埃和格朗太尔拖到索镇舞会,期望也许能在那里找见那姑娘,真是白日做梦!自不待言,他没有见到他寻找的人。“怪事,凡是丢失的女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啊。”格朗太尔独自咕哝道。马吕斯丢下朋友,离开舞会,步行回家去,他孤单一人,又疲倦又焦躁不安,在夜色中眼睛模糊而忧伤,身旁驶过一辆车,满载着从舞会归来的欢乐歌唱的人们,他让这喧嚣和尘土弄得头晕目

眩，实在心灰意冷，只好吸着路边核桃树的刺鼻气味来清醒头脑。

他的生活又恢复旧观，越来越孤独、迷惘而沮丧，完全沉浸在内心的惶惑中，在自己的痛苦中来回徘徊，如同落入陷阱的狼，怀着一片痴情，到处搜寻那不见踪影的姑娘。

还有一次，他遇见一个人，立即产生异样的感觉。当时，他走在残废军人院大道旁边的小街上，迎面碰见一个头戴鸭舌帽、一身工人打扮的男子。马吕斯惊叹那帽下露出的几绺白发美得出奇，又注意打量那人，只见他步履迟缓，仿佛忧心忡忡，沉浸在冥思苦索中，说来也怪，他似乎认出那是白先生，同样的头发、同样的身影，只是多了一顶鸭舌帽，走路的姿势也一样，只是显得更加忧伤。可是，为什么换上这身工人装束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乔装打扮意味什么呢？马吕斯十分诧异，等他缓过神儿来，头一个举动就是跟上去，说不定他终于能抓住他寻觅的踪迹呢？总之，应当靠近再瞧瞧那人，解开这个谜。然而，他这个念头来得太迟，那人已经不见了。马吕斯走进一条横巷，未能找见那人。这次相遇，在他脑海里萦绕了数日才消失。他心中暗道：“说到底，那人很可能只是外表相像罢了。”

二 发现

马吕斯一直住在戈尔博老屋，对谁也不留意。

当时那座破房子的住户，也的确只有他和容德雷特一家；他为那家人付了一次房租，但无论同那父亲，同那母亲，还是同那两个女儿，他都没有讲过话。其他房客不是搬走就是死了，或是因拖欠房租而被赶出去。

那年冬季的一天下午，太阳露了一下面，那是二月二日，正是古老的圣烛节，而不讲信义的太阳，却预报了六周的寒冷天气，并引发马蒂厄·朗斯堡^①的灵感，使他写出堪称古典名句的两句诗：

大晴或小晴，
老熊回山洞。

那天，马吕斯从自己的洞里出来。夜幕降临，正是去吃晚饭的时候，唉！还得吃饭，胸怀多少理想激情的人，也有这种弱点啊！

他刚跨出门槛，就听见扫地的布贡妈讲出这段令人难忘的独白：“现在，有什么东西便宜？全那么贵。世上只有痛苦便宜；这世上的痛苦，真是一钱不值！”

① 马蒂厄·朗斯堡：十七世纪比利时列日城司铎。

马吕斯沿着大街，缓步朝城关走去，以便拐上圣雅克街。他低着头，边走边想心事。

在夜雾中，他突然感到被人撞了一下，扭头一看，却是两个衣裙褴褛的年轻姑娘，一个瘦长，一个稍矮，二人气喘吁吁，神色慌张，飞快跑过去，就好像要逃命似的。刚才她们迎面跑来，没有看见他，交叉而过时撞了他一下。在暮色中，马吕斯看见她们脸色苍白，披头散发，戴着破烂不堪的软帽，穿着破成布条的裙子，光着脚。她们边跑边说话。那个高的低声说道：

“冲子^①来了，差点儿把我铐住！”

另一个说：“我一看见他们，就瞭了，瞭啊，瞭啊！”

马吕斯从这种凶恶的黑话中听出，宪兵或市警差一点抓住那两个女孩，两个女孩还是逃脱了。

她们钻到他身后路旁的树木下面，那白色的身影，在黑暗中还依稀可见，过了一会儿才消失。

马吕斯站住望了片刻。

他正要继续往前走，忽见脚下有个灰色的小包，便俯身拾了起来，看似一个信封，里面好像还有纸。

“唔，”他自言自语，“大概是那两个不幸的女孩失落的！”

他掉头往回走，连声呼唤，但没有找见她们，心想她们已经走远，便揣进兜里，前去吃晚饭。

他走到穆夫塔尔街的一条小径上，看见一口儿童棺木，蒙着黑色殓布，架在三把椅子上，由一枝蜡烛照亮。暮色中的两个女孩重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他想到：“可怜的母亲！还有比看见自己的孩子死去更伤心的事，那就是看着他们活受罪。”

继而，这些令他触景伤情的影子，都离开他的头脑里，他重又沉浸在习惯的思虑中，重又想到在卢森堡公园的芳树下，那露天沐浴阳光的爱情和幸福的六个月。

“我的生活变得多么黯淡忧伤！”他心中暗道，“我的眼前总有年轻姑娘出现。不过，从前全是天使，现在全是女鬼。”

三 四面人^②

晚上，他脱衣裳要睡觉时，手触到他在路上拾起放进衣兜里的小纸袋。他早已置于脑后，这时想道，应当打开看看，也许里边有那两个女孩

① 冲子：黑话中指警察。

② 原文为拉丁文。

的住址,如果真是她们的东西,不管是谁的,找到线索就好归还给失主。

他打开信封。信封并没有封住,里面装有四封信;也都没有封上。

每封信上都有姓名地址。

四封信都散发一股烟草的辛辣气味。

第一封信的姓名地址写道:“夫人收,德格吕贝雷侯爵夫人,议会对面广场第……号”。

马吕斯心想,信上很可能查到他要找的线索,况且有信没有封,看一看似无不妥。

信的内容如下:

侯爵夫人:

悲天悯(惻)人之心是更加紧密团结社会的美德。移动您的基督教徒的感情和慈悲的目光,看一看这个不幸(幸)的西班牙(班)牙人吧。他忠实于正桶(统)的神圣事业,现(献)出自己的鲜血和全部钱财,以便捍(捍)卫这一事业,结果自己糟(遭)难,如今落到一贫(贫)如洗的地步。夫人是令人敬佩的人,无移(疑)能给予救济(济),以使一个骗(遍)体怜(鳞)伤、受教育有荣誉的军人,在及(极)度困苦中保全生在(存)。侯爵夫人,事先就似(仰)仗您满怀的人道,以及您如此不幸(幸)的国家发生的兴趣。他们的祈祷不会图(徒)劳,而他们的敢(感)机(激)之情永远保留美好的回意(忆)。

夫人,请接受在下的敬意,有此荣幸(幸)的堂·阿尔瓦雷兹,西班牙(班)(牙)炮(炮)兵上尉,到法国避难的保王党人,正为祖国奈(奔)波,又因缺少经挤(济)来原(源)而奈(奔)波无法继续。

信上虽署了名,却根本没写地址,马吕斯希望能从第二封信上找到。第二封信姓名地址为“夫人收,德·蒙维尔内白(伯)爵夫人,珠宝街九号”。

马吕斯念道:

白(伯)爵夫人:

写信人是一个不幸(幸)的母亲,有六个孩子,最小的才八个月。自从上次分免(娩)以来,我就一直生病,又被丈夫扔(抛)弃有五个月了,毫无经挤(济)来原(源),进入及(极)度贫(贫)困境地。

满怀深深敬意，并一心指望白（伯）爵夫人，有此荣幸（幸）的

妇人巴利扎尔

马吕斯再看第三封，还是求告信。信中写道：

巴布尔若先生，选举人，针织品批发商，圣德尼街和马蹄铁街拐角。

我贸然给您写信，请求您同晴（情），给予针（珍）贵的照顾，关心一个刚给法兰西剧院送了剧本的一个文人。那个剧本是历史提（题）材，故事发生在帝国时期的奥维涅。自（至）于风格，我认为是自然的、简练的，可能有点特色。还有四个地方的几个唱段。滑机（稽）、严肃、出人意料，再加上人物性格多样性，再加上点梁（染）全剧的浪漫（漫）主义色彩，而整个剧晴（情）又神秘（秘）地进展，曲折跌宕（宕），几经突变才结束。

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满足逐渐机（激）发本世纪人的种种裕（欲）望，也就是说“时髦（髦）风上（尚）”。这是一种认（任）性古怪的风信旗，几乎总随着新刮的风变化。

尽管有这么多优点，我还是有理由担心，那些享有特权作者又嫉（嫉）妒又自私，让剧院拒绝（绝）采用我的剧本，因为我深知人总要让初出道者吃尽受挫的苦头。

巴布尔若先生，您是文学坐（作）家的贤明的保护人，我久闻大名，因此大胆派我女儿去向您沉（陈）述在这炎（严）冬时节，我们机（饥）寒交迫的苦状。我之所以请求您接受我把这个剧本和今后写的剧本全敬现（献）给您，就是要向您证明我多么渴望有幸（幸）得到您的庇（庇）护并用您的大名为我坐（作）品增光。如不见气（弃），多少赏我一点，我就立刻着手写一部湿（诗）剧，以表示我的敢（感）机（激）。这部湿（诗）剧，我要尽量写得完美，先成（呈）送给您，然后再编入那部历史剧的开头并般（搬）上舞台。

向巴布尔若先生和夫人志（致）以最深切的敬意。

尚弗洛，文学家

又及：哪怕只给四十苏。

请原谅派小女前去，我不能亲聆（聆）教诲（海），唉！

说来原因真可怜，衣关（冠）难以见人……

最后,马吕斯又打开第四封信。姓名地址为:“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内容有如下几行文字:

善人:

您若肯劳动大架(驾),陪小女来一趟,就会看到贫(贫)困的灾难场面,我也可以向您出示我的证书。

您看到这些文字,康(慷)慨(慨)的灵魂一定会动侧(惻)隐之心,因为,真正的哲学家总会产生强烈的冲动。

富有同情(情)心的人,您会承认,人到了饥(饥)寒交迫不堪(堪)忍受的地步,为了得到点救济(济),要让当局同意实在是痛苦的事,就好像我们贫(贫)困等救济(济)的时候,连啼机(饥)号寒和饿死的自由都没有了。命运对一些人残酷(酷)无情(情);而对另一些人却无比康(慷)慨(慨),爱护备至(至)。

我等待大架(驾)位(莅)临,或者您的捐赠(赠),如果您肯行好的话,那么我请您赏面子,真正高上(尚)的人,接受我的敬意,怀此敬意有幸(幸)做您的

十分卑微并

十分恭顺的仆人

P. 法邦杜 戏剧艺术家

马吕斯看完四封信,还是不甚了了。

首先,没有一个署名人留下地址。

其次,这些信仿佛出自堂·阿尔瓦雷兹、妇人巴利扎尔、诗人尚弗洛、戏剧艺术家法邦杜这四个不同人之手,然而奇怪的是笔体一模一样。

如果说四封信不是一个人写的,那又怎么解释呢?

此外,还有一点表明这样猜测很贴近,全是同样粗糙发黄的信纸,全是同样的烟草味;尽管写信人明显力求变换笔调,但是同样的错别字却堂而皇之地反复出现,文学家尚弗洛和西班牙上尉,都同样未能避免。

费心猜测这一小小谜团徒劳无益。这东西如果不是拾来的,倒真像是一场捉弄人的把戏。马吕斯太忧伤,即使一个偶然的玩笑也无心凑趣,无心参加仿佛马路要同他玩的游戏。这四封信就好像在嘲笑他,同他捉迷藏。

况且,毫无迹象表明,这些信属于马吕斯在大路上碰见的那两个姑娘。总之,这显然是毫无价值的废纸。

马吕斯又把信装回信封里,整个儿扔到角落里,便上床睡觉了。

约莫早晨七点钟，他刚起床用过早饭，正要开始工作，忽听有人轻轻敲他的房门。

他一无所有，从不锁门取下钥匙，只有少数几次有急活儿才例外。而且，他即使出去，也往往把钥匙留在门上。“有人会偷您东西的。”布贡妈常说。“偷什么？”马吕斯回答。还真言中了，有一天，一双旧靴子被偷走，让布贡妈好不得意。

又敲了一下门，很轻，还像头一次那样。

“请进。”马吕斯说道。

房门打开了。

“有什么事儿，布贡妈？”马吕斯问道，但他眼睛并没有离开桌上的书稿。

回答的却不是布贡妈的声音：“对不起，先生……”

那声音低沉、微弱、硬塞而嘶哑，是个老头子喝烧酒烈酒过量的破嗓子。

马吕斯急忙回过头去，却看见一个少女。

四 贫穷一朵玫瑰花

一个非常年轻的姑娘，半打开房门站住。陋室的天窗正对着房门，惨淡的天光透进来，照到姑娘的脸上，只见她面色苍白，身子羸弱枯瘦，只穿着一件单衣和一条裙子，赤条条的躯体在里边冻得瑟瑟发抖。一根绳子当作腰带，另一根绳子就当发带；尖突的双肩从衬衣顶出来，肌肤白里透黄，好似淋巴液色，锁骨积了泥垢，双手通红，嘴半张开，黯然无色，里边牙齿不全，两眼无神，又大胆又狠贱，整个形象是个先天不足的少女，而那眼神却像个堕落的老妇人；五十岁和十五岁相混淆，这种人集软弱和可怕于一身，叫人见了不落泪就会不寒而栗。

马吕斯站起来，神情愕然，打量眼前这个人，觉得她酷似穿越他梦境的那个身影。

这个姑娘生来并不丑，却落到这种丑样，叫人见了格外痛心。她幼年时期，模样儿一定还很美。青春的光彩尚在抗拒因堕落和贫困而未老先衰的丑态。残存的美，在这十六岁的脸上奄奄一息，犹如冬天早晨的白日，就要在狰狞的云雾中消失。

这张脸并不完全陌生，马吕斯恍惚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

“有什么事吗，小姐？”他问道。

姑娘的声音像醉鬼苦役犯：“这是给您的一封信，马吕斯先生。”

她叫出马吕斯的名字，那就无疑是找他来的；然而，这姑娘是谁？她

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

她未等主人发话就走进来，毫不迟疑，走进来又扫视整个房间和凌乱的床铺，那泰然自若的神态看着真叫人难受。她光着脚，裙子有大洞，露出长腿和瘦膝盖。她瑟瑟发抖。

她真的拿着一封信，递给马吕斯。

马吕斯拆信封，注意到用来封口的面包糊又宽又厚，还是湿的，信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送来。他念道：

可爱的邻居，年轻人！

我知道您为我做的好事，半年前替我付了一季度房钱。年轻人，我为您祝福。我大女儿会告诉您，进（近）两天来，我们四口人，连一快（块）面包也没有，我老半（伴）有病了。如果说我在思想上毫不决（绝）望，也是因为我相信可以指望您康（慷）慨（慨）之心，您看到这种沉（陈）述，一定会有人道之举，并渴望保护我，大肚（度）布失（施）给我一点点恩会（惠）。

我向您致以人类的恩人应得的崇（崇）高的敬意。

容德雷特

又及：我女儿等待您的分（份）付（付），亲爱的马吕斯先生。

从昨晚起，马吕斯就陷入迷魂阵里，看了这封信，如同地窖里有了烛光，顿时全明白了。

这封信和另外四封信是同一出处：笔迹一样，风格一样，错别字一样，信纸一样，连烟草味儿也一样。

五封信，五个故事，五个名字，五种署名，却只有一个署名者。西班牙上尉堂·阿尔瓦雷斯、不幸的母亲巴利扎尔、诗剧作家尚弗洛、老戏剧家法邦杜，四个人全叫容德雷特，假如容德雷特本人真叫容德雷特的话。

马吕斯住进这栋破房子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我们说过，他极少有机会看见，乃至瞥见他那寥寥无几的邻居。他心不在焉，目光也随神思而转移。应当说，在走廊里或楼梯上，他不止一次同容德雷特家人擦肩而过；但在他眼里，那不过是些人影，他根本不注意，因而昨天晚上在大马路撞见容德雷特家姑娘，却没有认出来，那显然是她们姐儿俩，而这一个刚才进屋来，他在厌恶和怜悯中，也只是恍惚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

现在，他一目了然了，明白他这邻居容德雷特生活艰难，就靠投机取巧，利用行善人的施舍谋生，搞来地址，用假名字给他认为有怜悯心的富人写信，让女儿冒险送去；须知这个当父亲的到了穷途末路，不惜拿女儿

冒险,当作赌注,跟命运进行一场赌博。马吕斯还明白一点,从昨天傍晚她们气喘吁吁,仓皇逃窜的情景,从她们讲的黑话来判断,这两个不幸的女孩还可能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她们堕落到如此地步,全是这一切造成的,她们在人类的现实社会中,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少女,也不是成年妇女,而是贫穷制造出来的又淫荡又纯洁的怪物。

可悲的生灵,无名无姓,无年龄,无性别,也无善恶之分了,走出童年,在这世上就丧失一切,既无自由,无贞操,也无责任。这灵魂,昨天才吐放,今天就枯萎,宛如失落街头的鲜花,沾满了污泥,只等车轮碾碎。

这工夫,马吕斯以惊奇而痛苦的目光注视她,而姑娘则像幽灵一样肆无忌惮,在破屋里走来走去,毫不顾及难以蔽体的衣裙,有时,她那未扣好的破衬衫几乎滑落到腰上。她搬动椅子,弄乱放在五斗柜上的盥洗用具,还摸摸马吕斯的衣服,各个角落都搜索遍了。

“嘿!”她说道,“您还有镜子呢!”

她旁若无人,哼唱闹剧中的唱段、轻佻的小曲,那沙哑的喉音实在惨不忍闻。然而,这种毫无顾忌的行为,却透出一种说不出的窘迫、不安和屈辱的意味。无耻即可耻。

看着她在屋里乱冲乱闯,或者说打转转,就好像见了阳光惊飞或折了翅膀的小鸟,这场面比什么都惨不忍睹。但是这又能让人感到,如果换一种命运,受了教育,那么,这个少女欢快活泼的举动,倒会给人以温柔可爱的印象。在动物中间,生而为白鸽,绝不会变成白尾海雕。这种情况只有在人类中间才会发生。

马吕斯这样想着,由着她做去。

姑娘走到桌前,说道:“嘿!这些书!”

她那黯淡的眼睛亮了一下,又说道:“我呀,我识字。”

她的声调表达出能炫耀点什么的那种高兴劲儿,任何人听了都不会无动于衷。

她急忙抓起在桌子上摊开的一本书,相当流利地念道:

“……博端将军接到命令,要他率所部旅的五营人马,攻占位于滑铁卢平原正中的乌戈蒙古堡……”

她停下来,说道:“啊!滑铁卢!这我知道。当年在那里打过仗。我父亲参加了。当时我父亲在军队服役。我们一家人不含糊,全是波拿巴派,真的!滑铁卢,就是打英国人。”

她放下书,又拿起笔,嚷道:“我也会写字!”

她蘸了墨水,转身对马吕斯说道:

“您想看一看吗?喏,我来写几个字给您瞧瞧。”

她未等马吕斯回答,就在桌子中央的一张白纸上写了:“冲子来了。”

写罢掷下笔，说道：“没有错别字。您可以瞧一瞧，我和妹妹，我们受过教育。我们从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天生并不是……”

她话说半截住了口，无神的眸子盯着马吕斯，继而又哈哈大笑，说了一声：“算啦！”那声调包含了极度恬不知耻所压抑的极度惶恐。

接着，她又开始用欢快的曲调哼唱这段歌词：

我饿呀，爸爸。

没有吃的。

我冷呀，妈妈。

没有穿的。

哆嗦吧，

小洛洛！

啼哭吧，

小雅克！

她刚唱完这一段，又马上嚷道：

“马吕斯先生，您有时去看戏吗？我呀，就常去。我有个小弟弟，他同艺术家交上朋友，时常给我门票。老实说，我不喜欢侧面的条凳座。坐在那儿别扭，不舒服，有时还很挤。那些人身上的味儿也真难闻。”

接着，她一副怪样子，端详马吕斯，对他说：

“马吕斯先生，您知道自己长得很美吗？”

二人同时想到一点上，姑娘微笑起来，马吕斯脸却刷地红了。

她凑上来，一只手搭到马吕斯的肩上。

“您没有注意我，可我认识您，马吕斯先生。我在这儿楼梯上遇见您，还有几回，我到奥斯特利茨那边溜达，看见您走进一个叫马伯夫老爹的家里。您头发乱糟糟的，这样倒是很好看。”

她的声音有意发得十分轻柔，结果只是变得十分轻微，有些字从喉头到嘴唇的路上丢失了。如同在一个缺音的琴键上弹奏。

马吕斯微微往后退一下，以冷淡而严肃的口气说：“小姐，我这儿有一小袋东西，想必是您的，请允许我交还给您。”

说着，他把装有四封信的纸袋递给姑娘。

姑娘拍手嚷道：“我们到处找啊！”

她一把抓过纸袋，边打开边说：

“上帝的上帝！我和妹妹好找啊！哪儿知道让您捡去啦！是在马路上捡的吧？大概是在马路上吧？要知道，我们是跑的时候丢掉的。是我妹妹那死丫头干的蠢事。我们回到家里才发现不见了。我们不想挨打，



打也没用，一点儿没用，绝对没用，所以我们回家就说，信全送到了，人家对我们说：‘滚蛋！’这些可怜的信，原来在这儿！您怎么看出来是我们的呢？哦，对啦！是看字体！这么说，昨天傍晚，我们跑过时撞到的是您呀。这也不奇怪。没有看见。我还对妹妹说呢：是位先生吧？我妹妹说：‘我想是位先生！’”

这工夫，她打开了一封寄给“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的求告信。

“噢！”她说道，“这封是给去做弥撒的那个老头儿。对了，正是时候，我给他送去，也许他能给我们点儿钱吃饭。”

她又笑起来，补充道：“我们今天要是能吃上饭，您知道算什么吗？就算我们前天的午饭、前天的晚饭，也算昨天的午饭、昨天的晚饭，都留在今天上午一顿吃了。哼！少废话！狗东西，你们还不满意那就饿死！”

马吕斯听了这话，才想起不幸的姑娘来他这儿寻求什么。

他摸摸坎肩兜，什么也没有摸到。

那姑娘还讲个没完，就好像忘了马吕斯在跟前。

“有时，我晚上出去；有时干脆不回家。搬到这儿来之前，那年冬天，我们就躲在桥洞下面。大家紧紧挤在一块，免得冻僵。我小妹妹冻得直哭。水，多么凄凉！我想到投水淹死，可心里嘀咕：不行，那太凉了。我一个人随便乱跑，有时就在沟里睡觉。您知道吗？半夜里，我走在大马路上，看见树木像刀叉，看见漆黑的房子那么高大，就像圣母院的钟楼，在我的想像中，那白墙就是河流，我心里嘀咕：噢！那儿也是水。星星好似彩灯，仿佛冒烟，要被风吹灭，我都看呆了，耳边好像有许多马呼呼喘气；尽管大半夜了，我还听见手摇风琴的声音和纺纱机的声响，是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以为有人向我投石子，我弄不清怎么回事，赶紧逃跑，什么东西都旋转，什么东西都旋转。人没有吃东西，就是这种鬼样子。”

她失态地注视马吕斯。

马吕斯搜索所有衣兜，挖掘好一阵，终于凑了五法郎十六苏，眼下这是他的全部财富。“够今天吃晚饭的就行了，”他心想，“明天再说明天的。”于是，他留下十六苏，将五法郎给那姑娘。

她一把抓起钱币，说道：“嘿，出太阳啦！”

这太阳好像能融化并在她头脑里引起雪崩，她讲出一连串黑话：“五个法郎！亮晶晶的！大头币！在这破洞里！可真邪门！您是个好娃子。我可以把我这老跳掏给您。宝贝儿真棒呀！够两天吃喝的啦！吃肉的穆升啦！吃烩大马尔啦！可劲儿吃啦！穷得好舒服呀！”

她将衬衫拉上肩头，朝马吕斯深施一礼，又亲热地打了个手势，边说边朝门口走去：“您好，先生。说什么没关系。我得去见老人家了。”